

豫章随笔

乐得其所

□ 毛江凡

我的童年，是在乡间的一座老宅里度过的。

老宅是一座清代建筑，青砖、灰瓦，高高的马头墙，巍峨、挺拔、庄重。朝南正门上方，有一个贴壁匾额，以木质雕花构建，简朴中透着几分素雅。檐下有一匾额，上方有四个遒劲大字：乐得其所。这四个字，大约也是我这辈子最早认识的四个汉字。

我不知道这座老宅的确切主人，只听母亲说起过，好像是村里一个大户人家置下的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在我大伯——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资助下，老宅辗转归到了爷爷的名下，于是，爷爷奶奶带着二伯一家以及我母亲和年幼的哥哥迁居其中。那时候，老家大多数乡民的居所，还是以红土为筑墙材料的简陋土坯房，所以，老宅虽老，在村里仍然算得上鹤立鸡群。

三年后，在这所老宅右厢房的一张老樟木床上，母亲生下了我。此后几年，我一直体弱多病，老宅主人写在门匾上“乐得其所”的美好愿望，并没有护佑到我。我的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，学的是地质。学成之后，他一直在离家千里外的大山里挖矿，常常几年都不能回家。此时，爷爷已离世，奶奶病重，二伯一家又迁往新住处，母亲一人操持着一个家，种地、养猪、带娃，那种艰辛可想而知。

听母亲说，过了五岁，我的身子骨渐渐强壮起来，人也变得顽皮不堪。偌大的老房子，成了我探险的乐园，前庭后院，楼上楼下，能够得着的地方，都有我攀爬的脚印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伙伴在二楼奔跑嬉闹，不料楼板因腐朽霉烂，突然断裂，我的半个身子卡在断裂处，险些摔下楼去。

我也有安静的时候。在我记忆中，但凡有月亮的晚上，我常常会坐在四方天井下，看着如银盘般的圆月和屋顶的一尊石兽发呆。月光如洗，屋檐低垂，老宅此时散发着冷色调的诡异和神秘。多少生生死死、悲欢离合，都在这里发生，我们的栖居，只是它所有沧桑里一个寻常的逗号。

1978年，发生了许多大事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。在我的家乡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逐渐推行，那一年我还是个六岁的孩子，但对当年发生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深：

我家谷仓里的稻谷，装得满满当当了；三餐都可以吃米饭，不用吃红薯了；以往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肉菜，一个月偶尔也能吃上一两次了。

这一年，我的弟弟出生，父亲依然在千里之外忙他的地下勘探，奶奶病逝，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，日夜操劳。不同的是，母亲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一个时代的春风和暖意，抵达了江南这个遥远偏僻的乡村。

此后几年，村子里有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气息，沉寂的土地，也开始变得欢腾了起来。最明显的，就是人们的居所发生了变化，村子里，人们一家接着一家起新房，尽管是砖木结构的简陋建筑，但在当时已算是鸟枪换炮了。而反观我家的老房子，在岁月的侵蚀中，愈显老态龙钟。

1985年，13岁的我，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改变。

父亲从地质部门调入机关，其时，得益于自上而下对知识分子的优待政策，母亲和我们三兄弟拥有了城市户口，我们全家终于团聚。上饶县政府大院里，一栋两层的筒子楼，二楼东端一套3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小套间，成了我们的新家。

进了城，还住上了楼房，这当然是一件美事。那个时候，城市居民大多住在单位分配的公房里，人多房少，筒子楼是最常见的标配。我们一家虽挤些，勉强也还住得下，那时候的人们容易满足，最开心的是一家人终于团圆，这种幸福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

筒子楼里的烟火气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因为房子小，为了省出面积，大家都把厨房搬到过道上。每天一到做饭时间，红通通的炉火上，锅碗瓢盆的奏鸣曲，刚出锅的各式菜肴香喷喷的滋味，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问候声、打趣声，以及孩子们的喧闹声，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间，把街坊邻里的暖心和和睦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然而，有时烦恼也接踵而至。筒子楼没有独立卫生间，洗澡和上厕所便成了难题。楼下100多米开外，有公共浴室和厕所，夏天还好，要是冬天，深夜打着哆嗦跑到外面如厕的经历，便成了不堪的回忆。

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为改善干部职



赣地采风

崇义香水

□ 郭英荣

汽车出赣州城，沿厦蓉高速一路向西，越过崇义、上犹两县交界的尖峰岭，迎面扑来的还是岭，当地称阳岭。阳岭，紧靠崇义县城横水镇，山体面积3万余亩，一年有120多天雾气缭绕，兰溪就深藏其中。

兰溪是崇义最为神秘的水。她流淌在阳岭原生性极强的森林深处。置身兰溪畔，仿佛能闻到云南西双版纳、海南热带雨林和广东鼎湖山、江西九连山季雨林的味道。在兰溪，壳斗科的槲栎柯、米槎、钩栲、南岭栲，樟科的红楠、闽楠、野黄桂等苍翠挺拔，随便一棵树便可能是数百上千年的树龄。因林子密闭，降雨量丰富，空气湿度大，这里生长着该纬度带少有的板根和气生根。连同五味子科的南五味子、夹竹桃科的紫花络石、五加科的常春藤等古藤作支架廊道，在林间形成了看不到、摸不着、闻不到，但又非常繁忙的氧分子交通枢纽，与源源不断流动的瀑布甘泉温柔碰撞，生产了无法计数的负氧离子。据中国环境科学院权威测定，兰溪空气负氧离子含量平均高达9.6万/立方厘米，其中瀑布处最高值为19万/立方厘米，2004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“空气负氧离子浓度值最高风景旅游区”。

除了每立方厘米数以万计的负氧离子，兰溪最吸引人的还有溪流两侧若隐若现的春兰、建兰、寒兰、石斛等，它们禀天地之纯净，素洁脱俗、清香宜人。

小江是崇义第二大河流，她几乎横贯崇义中部腹地，江水全部产自崇义，没有污染，又毫无保留献给了崇义——她保障了县城近5万人的饮用水。小江西出耒郡、东进关田，自西南向东北缓缓流淌，过鱼梁时，河面相对宽阔，水流和缓、水平如镜，犹如一道银色的横链，故取名横水。小江奔流到此40多公里，携带的泥沙慢慢淤积形成沙洲、化成坝子、变为平地。先民借助小江南岸沙洲筑城池、垒城墙、建房舍，五百多年来，慢慢形成了横水镇。

小江两岸，高大粗壮的枫杨树成群成片分布，喜鹊、噪鹃飞舞在树杈间，黄鼬狼、花松鼠出没在树兜、树干边或树洞中，水牛在树荫处，一边用宽宽的嘴巴嚼着青草，一边闲闲地甩着尾巴……每年三月，成千上万的鹭鸟，都会来到横水镇周边水杉、池杉林里，求偶、搭窝、哺育小生命。一直到九月下旬才带着小鹭鸟飞向遥远的南方。在崇义生活着十余种鹭鸟，2017年崇义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“中国鹭鸟之乡”的称号。

在齐云山的密林中，状似盘龙的树根处，陡峭悬崖隙缝里，软软的泥炭沼泽中，侧耳倾听，水声一滴一滴，那便是泉眼，无数个泉眼汇集而成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自海拔1280米的高处，向海拔300米的山脚处俯冲而去，如珍珠般洒落在上堡的田间地头，滋润着高高低低、层层叠叠、充满诗情画意的上堡梯田。随着中亚热带湿润季风的吹拂，上堡山泉水也会躁动，春夏丰满，秋天苗条，冬季蛰伏，它们以利万物的水的力量把上堡的四季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雨水节气后，一直到五月初，春笋、嫩竹啪啪往上冒时，梯田蓄满了水。水面如镜，倒映着青山和蓝天，微风吹过，形成阵阵涟漪，像仙境。

夏季，翠绿的禾苗迎风摇曳，扇动着水南、赤水、良和等村庄的袅袅炊烟和鸡鸣犬吠。此时的山泉水玩起了躲猫猫，隐藏在一层层、一叠叠禾苗底下。刚犁过春插、解了绳套的黄牛、水牛在林缘边、山窝处悠闲地吃着青草。光脚的农民，打着锄头或铁锹，走在田埂上，逐块逐块地调控着每小块梯田的水量和水位，既不能过满，也不能太浅。禾苗一天喝多少水，农民最清楚。

秋分之后，稻子被染成金黄色，在山里的劲风舞动下，飘逸起伏的稻浪轻奏起丰收曲，在这个山头那个山丘间飘荡，这是上堡人一年里最为浪漫、最为喜庆的时节。

冬日，山泉水大部分回归到大地深处，蛰伏起来，海拔800米以上的沟边、溪边、塘边偶见薄薄的冰层。客家先民们为了生计，从中原不远万里，来到赣南，来到崇义，开山凿田、繁衍生息，创造出一道瑰丽奇观。每一块梯田无不浸润着先民们的汗水，孕育出“应时、取宜、守则、和谐”的农耕文化。

绿水青山看崇义，必须看的还有阳明湖。阳明湖是因建上犹江水电站而形成的湖泊，原名陡水水库，又名上犹江水库。崇义80%以上的江河汇集于此。远眺陡水湖，但见湖水群山环绕，群山倒映湖中，湖光山色，美不胜收；近看湖水如绸如缎、恬静无痕，偶尔风生斜波、漪涟万顷。晨暮时分，湖面水汽徐徐上升，形成雾霭，涌上树梢，尔后形成雾团，奔入峡谷，最后形成雾海，包围了各个山头。

湖中最大的打卡点便是赣南树木园。园中收集保育树种1300余种，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树种50余种，被称为中亚热带植物王国，天然的自然博物馆。

如果说赣南树木园是阳明湖的静景，“赣州小漓江”便是阳明湖的动景。小漓江地处崇义县过埠镇阳明湖畔，湖光山色数十公里，苍苍蒹葭立于水端，远山含黛，白鹭翩跹。

在崇义，山挽着水，水围着山，山水相依，道不尽奇景，说不完俊秀。

工的住房难问题，父亲所在的单位也建了不少新房，我们家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，独门独户，里面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，我也终于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——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，青春期的我，在这里读书、学习、冥想，我对文学的热爱乃至尝试文学创作，正是始于此时。

不久后，我离开了县城，赴省城南昌开始了新的学业。毕业后，留在省城工作的小青年，收入微薄，租不起楼房，又无房可分，只好租住在省城城中村和郊区的农民房。这些房子大多条件很差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，只能因陋就简，凑合着住。

因为频繁更换工作，和对现有居住条件的不满，搬家便成了家常便饭。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，我搬了十多次家，顺外村、张燕村、谢家村、刘堡村、星光村、彭桥村、热新村、老福山、二七路、铁路新村等等，一间间光线昏暗的出租房里，都曾留下我孑然与孤寂的身影，当然也见证了我奋斗不息的青春。
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那个时候，已经开始写诗的我，常常以杜甫的这句诗安慰与激励自己。其实，内心我明白，一介书生，且不要说为天下寒士着想，能给自己谋得一处居所，在这座城市安身立命、成家立业，就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了。

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。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给每一个想出彩的年轻人创造了条件。随着工作的稳定、收入的增加，新世纪到来的第一天，即2000年的元旦，我在省城南京东路的一个小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居——一套108平方米的楼房，虽然是7层的顶楼，没有电梯，但每爬一层楼，我的内心都是充

满热望的，我的脚下也是轻盈有力的。此后的十多年，我在这里娶妻生子，努力打拼，不断地向我曾经梦想的生活靠近。在一首题为《南京东路362号》的诗中，我这样写道：这个看似寻常的地址中/这个没有多少寓意的号码里/却藏着几十个春夏秋冬/一百种酸甜苦辣/三千种星座与气象/以及一万种温情与爱意……

2012年，为改善居住条件，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南京东路362号，在红谷滩新区一个绿树成荫的小区里，买了一套带电梯的新房，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，得到了较大的提升。在我的身边，越来越多的人，都把家安在了红谷滩这个彰显经济发展热度、见证城市生活变迁的新区。事实证明，从2010年起步，十多年里，这个曾经的荒滩野地，已经成了省城新的CBD(城市中央商务区)，充满着生活活力的城区。而人们之所以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，当然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不可分割。

岁月荏苒，时光如水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

如今，人们对于居所的向往，已不仅仅停留在物质方面，而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灵魂皈依。

在省城郊区的湾里梅岭，这些年来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“城里人”在此置业安居。所谓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，自得其乐是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，人们强调在生活中的不同情境下，通过自我认知来寻找和享受生活的乐趣。

在大地上诗意栖居，这是人们一直孜孜追寻的美好愿望。

去年，我也学着身边的朋友，卖了城中心的房子，搬到了湾里区的梅岭山脚下。搬家的那一天，我在梅岭新居的大门上，贴上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依山傍水景中胜境，下联是：坐北朝南画里新居，而门楣正中央的横批，是我最喜欢和最熟悉的四个字：乐得其所。

生活悟语

“米面咖”

□ 杨抒忆

记得有部电影，名叫《南极料理人》，讲的是一群日本科考队员在南极洲运用有限资源，自制各种“美食”的故事。片中有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：“我的身体，离不开拉面。如果不能吃拉面了，我活下去就没有乐趣了。”

偶然想起这话，不禁莞尔。这位日本“吃货”对于拉面，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，可笑之余也透着些可爱。可不是吗，现实中很多人，不也对特定的食物存在执念么？

对于很多萍乡人来说，米面就是那种“身体离不开”的存在。很多客居外乡的人，回萍乡后必找一家心仪的小店，狠狠嗦一碗热辣的米面，安抚一下乡愁难改的肠胃。“萍乡发布”微信公众号搞过一次“米粉争霸”投票活动，很能说明问题，米面虽没能盖过“夜宵之王”炒粉，但其得票数远超其他粉面类小吃。正如一个网友在评论区所说，“离别家乡六十年，也不能忘记米面的味道”。

米面这种小吃也算与我无缘。以前听父亲说，我的祖辈曾挑着米面担子，从上栗赤山桥上走过。也许因为“祖传”因素，我从小就对米面有特别的好感。小学时，父亲早上去跑步，常从煤校买一份米面给我当早餐。六毛钱一份的米面，不过是多放了些猪油而已，我却狼吞虎咽，只觉奇香入髓。若佐以牛舌或油条，更是美味无双。长大后，因为米面吃多了，也认定了一些靠谱的馆子，常去光顾。“杨胡子”店固然经典正宗，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小面馆也自有可爱之处。公园南路的“碗碗香”，米面是现煮的，放了自制的腌辣椒，鲜辣入味；登岸东路的“百家坊”，卜辣椒和红烧肉甚佳；城南的“华侨面馆”和“鸿奇面馆”，一个料多味足，一个富有新意……同样是米面，每家馆子却做出了不同的风味，变着花样勾引食客馋虫的馋虫。

吃米面，不仅是享用美食，更是感受独具萍乡特色的用餐环境。试想，一个冬日的清晨，你坐在一间面馆里，阳光从玻璃门射进来，亮得温暖。门口的方形工作区(或光线暗淡的厨房)里，几个中年大姐忙得热火朝天，不时用萍乡话招呼：“晒哥(帅哥)，根个(你的)米面好哩！”“米女(美女)，要煎嘎嘎(鸡蛋)还是卤嘎嘎？”等冒着腾腾热气的米面端上来，急急匆匆嗦上一口，烫得舌尖发麻，只得停下来吹吹；再入口时，则满口鲜香滑糯，热辣辣地刺激食欲，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连汤带面一碗下肚，犹如吞下一颗鲜辣炸弹，炸出一身毛毛细汗。打个饱嗝，暖融融的满足感从肠胃直升入脑际，这时你会真切地体会到，这是身在萍乡无疑了。

萍乡米面的灵魂，在于辣椒。仅说米面，其外形和口感，与湖南米粉和广东河粉颇为相似，非长居萍乡的人不易分辨；但一旦加足佐料、烹煮出锅，只消尝上一口，那尖锐劲爽、毫不妥协的辣味，顿时把它与其他地方的粉面区别开来，绝不会认错。作家王了一在其散文名篇《辣椒》中写道：“辣椒之动人，在激，不在诱。而且它激得凶，一进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头，不像咖啡的慢性刺激。只凭这一点说，它已经具有‘刚者’之强。湖南人之喜欢革命，有人归功于辣椒。”与湖南毗邻的萍乡，也是风风火火、一往无前。养成如此火爆的脾气，无辣不欢的米面恐怕也有一份功劳。

萍乡人喜欢把特征鲜明的人称为“咖”，比如“神经咖”(神经质的人)、“银子咖”(出洋相的人)等，因此不妨把嗜好米面的人称为“米面咖”。在火辣辣的萍乡，当一个乐悠悠的“米面咖”，将一口口乡愁“恰”(吃)进九曲肚肠，化作热腾腾的干劲，不亦快哉！

心香一瓣

时间随雨滴落

□ 章铜胜

凌晨，睡得迷迷糊糊中，被窗外的风雨声惊醒。窗外风狂雨骤，有一些雨点从卧室开着的窗户被风吹进来，落在肌肤上，有些许的凉意。于是赶紧起床，检查家里的窗户是否都关好了。将楼上书房的窗户关好时，站在窗前愣了一下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，偶尔的闪电照亮了夜空，也照亮了眼前黑夜里的一扇窗，雨水在窗玻璃上汇聚成流，不规则地快速流动着，或蜿蜒而下，或横向截

断另一股雨水，最终在窗玻璃上模糊成一片迷茫的雨幕。在深沉的雨夜，并不适宜一个人久站于窗前发呆，关好窗户后，我便回到卧室睡觉了。可是刚才见到的一幕，却印在了脑海里，并不能立刻忘记。想着闪电中的雨和雨水在窗玻璃上集成的水流，随意而又迷茫，心中好像若有所失，又好像若有所得，竟有些患得患失起来。

只是偶然发现夜里一场雨的某些秘密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或许只是自己以前忽略，抑或是忽视了这样的一些场景，也许有些场景并不能引起我的注意，也不会再因此而有所感。是不是自己已经变得麻木了，或者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了？此前，一直觉得自己是比较敏感的人，可在此刻，我还是有些怀疑自己。可能要真正认识自己，还是一件很难的事吧。想起法国作家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说的一句话：“有些书，不到40岁，不要妄想去写它。”我相信她的判断，自有其道理所在。有些场景、有些事，不到一定的年纪，你是无法真切地感受到它们，并与之有同频共振的某种默契的，你也

不能真正理解它们，甚至对它们视而不见，就像在凌晨的一场雨中，窗玻璃上模糊漫漶的雨水一样，你不会感受到在那一刻，时间正在随雨水滴落，一点点地流淌而去，有形有影，却又无影无踪。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那一刻，也没有清晰地感受到时间正在流逝，更没有因之而伤感，只是恼于一场扰人清梦的夜雨。

时间在我们不易察觉的方式流逝，一直如此。“当一滴水珠带着沉淀物从窗玻璃上沉甸甸地滴落下来时，时间也在滴落。”当我读到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在《海浪》中写下的这句话时，忽然想起了凌晨的那场雨，它突如其来，按照自己的方式下着，又在我的梦里，悄悄地停了下来。当我站在窗前看着那场雨时，它仍在下，而我依旧对之无动于衷。雨不会照顾我的感受，也不会因我的好恶，而选择下或是不下。雨依然会下，我依然会忽视和淡忘许多东西，譬如夜里的一场雨，一场随雨滴落的时间，如雨声悄然流逝，又如雨滴静静流走。

时间不只是会随雨滴落，在我们很多不经意的瞬间，时间随着很多东西流走了。夜里，坐在沙发上读一本书，不觉之间，夜就渐深。当我读完那本书，并合上书页时，外面已经一片寂静，远远近近，只有极少的几盏路灯还亮着，仿佛怕我和时间孤独似的。有时，在夜里，因为迫切想要读完一本书，竟忘记夜的深浅，当我翻完最后一页时，竟发现外面已经露出了黎明的微光，那一夜，又有多少时间，在我的书页和文字间被翻过了。

在桥边看见木芙蓉花开了，碧绿的叶间，数朵花开，也尽显时光的娇媚。河边的木芙蓉花，总是耐看的。便站在桥上，看着离我最近的那朵木芙蓉花。浅粉的花瓣，尽力地张开着，花瓣上有点露珠，有芙蓉如面的娇羞。中午时，又路过那儿，又看了好一会儿，那朵花的娇羞收敛了一点，颜色也深了一些，似是羞意更浓了。黄昏时特意走过去，只为了再看看那朵木芙蓉花。看见它的花瓣收得更紧了，颜色已经近于水红，想是开了一天，开得有些累了，想歇息一会儿了。一天的时间，就这样在一朵木芙蓉花开与收上流走了。水边的一朵木芙蓉花，以自己的方式在证明着时间的无情，或是有意，又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，而我们却不是从知晓其中的秘密。有些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向一朵木芙蓉花学习，让时间为我们改变一些什么，或是为我们留下一些什么，而不只是任其随雨滴落，或是随意流走。

井冈山

第2292期
邮箱: cuilan1972@sina.com
电话: 0791-86849202